



三饮三蛇酒

anyin sanshejiu

陈定兴



三饮三蛇酒

SANYIN
SANSHEJIU

陈 定 兴

解放军文艺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三 饮 三 蛇 酒

陈 定 兴 著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 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10·字数188,000

1981年1月第1版·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01—120,000

书号10137·31 定价0.7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表现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中越边境梧桐岭地区。越南反动当局为实现其对我国的侵略野心,阴险地启用了当年法帝国主义者修筑的地下坑道。全篇围绕我某边防部队侦查和摧毁敌坑道,为我军大部队反击作战开辟道路这一中心事件展开。具体描绘了处身于这场矛盾斗争中的中越两国当年跟随胡志明主席革命的三位老战友及其家庭的经历和命运。作品揭露了越南黎笋集团狂妄险恶的可耻面目,表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不可凌辱的诚挚情谊。作品还塑造了我边防连连长李建宁、战士陈小刚、赵志海及民兵队长莫海洋和越南妇女的艺术形象;敌人方面塑造了越方军区司令范盛、团长阮雄等形象。

封面设计:廖宗怡

—

春节不声不响地又来到了凉山北郊的关湖屯。年三十这天,阮越平没等天亮便爬起床,叫醒女儿阮氏草,父女俩准备赶早班火车去凉山办点年货。

“越平,我看还是不要去吧!”阮越平的老伴吴氏桂起身劝阻道。

阮越平的主意已经拿定,今天凉山是非去不可。昨天,吴氏桂拿着他的退休将军购货优待证,结果只买回两公斤糖、一瓶低劣的苏联俄得克酒。他们节日里需要的香肠、虾米、粉丝、腐竹及中国的“三蛇酒”,一样也没办到。按照惯例,今天是妻舅白国明和亲家莫大良来家作客的日子,别的东西多一样少一样不打紧,可就是这“三蛇酒”却非喝不可。俗话说,杯酒释前嫌,酒可以使人忘掉旧隙,重归于好。但酒同时也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往事的回忆。而阮越平在春节这样注重于喝中国的“三蛇酒”,更有它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原由呢!他看了脸色有些憔悴的吴氏桂一眼,说道:“打五四年奠边府胜利以来,国明和大良他们每年到这里来,我

们都用三蛇酒来叙旧，今天我们却把这个规矩取消了，这可有点人未亡而情已尽啦！”

吴氏桂完全理解丈夫的心情。早在三十多年前，胡志明主席在北山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时候，白国明和莫大良就和越平结下了生死情谊。他们在越南的高平一带，就一块摸过日本占领军的炮楼，炸毁过敌人的军车。有一次，越平负伤了，白国明竟背着他走了几十里路，一直把他背回到中国那边的平孟老家，让妈妈和妹妹轮流地守护着他，把他的伤治好。到后来，他和白国明的妹妹白国莲相爱结了婚。一九五〇年，白国莲因去中国为指挥边界战役的胡伯伯送信的过程中被敌人杀害了，后来他才又和吴氏桂结了婚。或许正因为这，他就愈益珍惜这一年一度与中国战友的团聚，这里包含着他对战友的情谊，也有他对亡妻的爱。吴氏桂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泛起了对丈夫的无限深情，但是眼下的现实却又使她感到徬徨与惆怅。

“越平，不是我不理解你盼着同中国战友聚会的心情。我是要你看看眼下的形势……”她伸手指了指边境，莫不担忧地说。

“哼！我才不管它这一套哩！来不了，我缺席酒也要喝！”提起这事，阮越平显然满心里都是火，说起话来气冲冲的。

“不过，恐怕你也是白跑路，现在哪里卖的不都是那些俄国货。”吴氏桂絮絮叨叨地又补充了一句。阮越平却没有再答理她。

女儿阮氏草已经穿好衣服。去谅山，她本想穿上去年舅舅给她带来的那件花灯芯绒上衣，但一看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又改穿了平时穿的那件红无领衫。这小姑娘虽然还未满十五岁，却已出落得象个大姑娘一样，红朴朴的圆脸上嵌有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线条分明的身材，灵活矫健的步履，给人一种青春、健美，充满着活力的印象。“阿爸，咱们走吧！”她见阮越平已准备好，便催促着说。

阮越平并不甘心喝妻子昨天买回的那瓶俄得克。他想谅山市贸易公司的经理过去曾在他的部队当过兵，凭他这张老脸，上门去随便买点东西，恐怕不成问题吧！“走吧，走吧！”边说边拉着小女儿出了家门。

毛毛细细的雨线，如同一张大纱罩，蒙住了远远近近的山峦与村寨，大地一片灰沉沉。阮越平手撑桐油伞，和女儿共同遮盖着身子行走。乡村小路，泥泞溜滑，他不时地左晃右摇，以致手上的伞常常偏离了阮氏草。小女儿担心父亲打滑跌倒，只好用手紧紧地搀扶着父亲。

要不是为招待老战友，阮越平今天决不会上谅山的。瞧，眼下多艰难啊！

氏草只顾着搀扶父亲，没留神一脚踩进了牛脚坑，“扑哧”一声，父女俩的裤脚管立刻全印上了黄泥点点。女孩子都喜欢清洁。看自己整洁的湛青色裤子成了个斑斑驳驳的大花脸，氏草细细的柳叶眉，顿时凝成了个小黑疙瘩，嘴里轻轻地骂道：“这该死的路，为什么不修一下！”

“谁给你修啊！”阮越平自从一九七三年“退休”回到这

里，他亲眼看见这里的一切都在被破坏，人都不能安静地生活，何况马路。说着话，父女俩不觉来到了朗韶屯。迎面是一座二层高的农家竹楼。阮越平一抬头，竹楼正门横梁上用汉文写的四个大字，突然跳入了他的眼帘：

满堂吉庆

门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

公平处世炽而昌，
忠厚传家安且吉。

这副对联反映了农民希望过安定富裕日子的愿望，但也说明了这些年，政府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少这样的幸福。老百姓精神上的寄托并不在那些政府领导人身上。阮越平想着，心情复杂地从这农家门口经过。一转眼，发现这家简陋而破旧的房子的正厅里，还支着块竹屏风，屏风上架着个小神龛，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由得停住脚。神龛正中的释迦牟尼像已经泛黄，龛上还贴着一副对联，仔细看去，顶端的横幅是：

慈航普渡

两边的对联是：

香烟盘结绕祥云，
灯烛光辉呈瑞气。

神龛下面的竹篾壁上，是这一家人去世了的长辈的家神牌：

音 容

皇南逾堯化故王門陸氏晃正魂之靈位

如 在

其实，在北方农村，农民们这些迷信活动，一直是这样的，从未减少过。但是，今天阮越平看到它却另有一番感想，老百姓的愚昧，政府的暴敛，使他对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深为伤心。他默默地在这农家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仿佛有许多话想找这家主人述说，但忽而一想，又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老百姓仍然这样信神佛，说明他们至今还以为神佛能给他们带来温饱与安定。唉，革命多少年啦，我们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呢？要温饱没温饱，要安定没安定，这叫他们怎么不信神呢！“是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他深有所思地自言自语着。

阮氏草惊讶地看着他。问道：“阿爸，你在和谁说话哪？”

“哦，爸爸在背诗呢！”阮越平不愿在孩子面前坦露自己心中的苦闷，支吾着说。偏偏小姑娘又爱追根究底，

“阿爸你背的什么诗？”

阮越平没有做声，沉吟一会道：“你读过莫朝诗人阮秉谦^①的‘万事置度外，清闲似神仙’这两句诗吗？”

“‘万事置度外，清闲似神仙’，阿爸，我知道。我看你现在真有点象这诗句说的一样！”聪明的阮氏草不是一点不清楚父亲心中的苦闷，她很明白爸爸五十岁“退休”，这本身说明了一种不正常，但不知这不正常的原因何在。有一次她问了在部队当军官的哥哥阮雄，哥哥却对她瞪眼睛说：“女孩子家，少捧薪投火，自惹是非。”她听不懂哥哥的话，但却感觉到哥哥是把爸爸当成“火”，说他不好。她一点也意识不出爸爸究竟有哪点不好。他十二三岁就给胡伯伯当小鬼，打了几十年仗，身上负了十多处伤，为革命出了那么大的力，为什么今天却成了招惹是非的“火”了呢？她说不明白，但是她知道爸爸的精神很痛苦。她读过阮秉谦的诗，这个人考中过状元，也当过莫朝的官。但由于不满当时社会的腐败，辞官回乡过悠闲、隐居的生活，以保持自己的清高。从阮秉谦的生平中，阮氏草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她感到他们的遭遇是多么的相似。

然而，今天阮越平却什么事也置不了“度外”，更当不了“神仙”。他不愿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伤痕，故意岔开话题道：“走吧，咱们快赶不上火车啦！”说着，便离开了这个农舍，向村外走去。阮氏草抿着她那张好看的小嘴，一言不发

^① 阮秉谦（1491—1585），越南十六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

地跟父亲走着。

父女俩紧赶慢赶，刚一踏进波山车站，心口上仿佛又压上了块大石头，沉重而憋闷。你瞧，站里站外挤满了拖儿带女、妻哭子啼的人群，他们一个个席地而坐，蜡黄的脸，痴呆呆的神情。“这是哪来的难民啊？”看到他们，阮越平联想起抗日战争时期，从西贡涌来的一拨拨逃避日寇的难民。他拉着小女儿，极其艰难地穿行在横躺竖卧的人堆里，想尽快地去了解一下，南去的列车是否正点到站。

“哎哟，阿妈呀，我的脚……”随着一声刺耳的呼叫，有人用拳头打阮越平脚。阮越平低头一看，糟了，自己正踩着个污头垢面的小男孩的脚，他忙缩回脚向男孩道歉。霎时，一个大汉却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你瞎眼了！”大汉怒吼着，猛地伸过来一只大铁锤似的拳头。可是突然之间，那大拳头刚伸到他面前，却好象被什么神仙点了穴位似的，软绵绵地又收了回去，而代替拳头的却是一张布满愁云、难看的笑脸：“阮司令同志，你好！”

“哦，这不是王科长吗？”阮越平意想不到在这个凄惨的难民群里，竟有他打奠边府时就在一起出生入死的老部下，不由大吃一惊：“老王，你怎么成了这个样？”

大汉沉着脸，悲愤地说：“推完磨杀驴啦，不要我们了！”

老王的话就象一根针猛地扎到了阮越平的心上，阮越平昏花的双眼中，泪水簌簌而下。不用再问了，眼下这车站里的难民，全都是为越南革命流过血、出过汗的华侨！政府把他们推出来，无疑是想把他们都赶出境外。他已听说过，

政府这些日子一再制造舆论，说华侨不可信赖，妨碍了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没想到连在越南革命几十年的军区司令部训练科长这样的华侨也被赶走了。他妨碍了越南的什么啊！阮越平记得这半生中，经自己的手授给他的奖章和军功章就不下十枚。他的父亲是西贡郊外一个橡胶园里的割胶工。他们兄弟三个，有两个为推翻吴庭艳和阮文绍的反动统治，牺牲在南方的土地上。象这样把越南当成自己祖国一样的华侨，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抛弃啊！一种自愧的感情在阮越平心中激荡着。但当他深入一层地想着自己这几年的遭遇，一个百分之百的越南人，黎笋尚且都不能放过，更何况是中国血统的华侨和华人呢？他心情复杂地说：“是啊，他们是非把你开除不可啦！”

老王痛苦地说：“他们开除了我的党籍，剥去了我的中校军衔。唉，离开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我倒不觉遗憾，可他们却把我和我爱人十几年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两千盾越币也当作一种‘贪污的积蓄’加以没收，真是岂有此理！”阮越平听到这里，无比气愤地说：“无怪乎部队过去就流传着，老实人吃粥，狡猾人吃饭，恶棍吃香肉的说法。什么叫贪污的积蓄？这纯粹是把人推下水之前还要抢去人家衣服的强盗！”

老王的爱人似乎觉得阮越平这些话错怪了什么人，忙用浓重的河内口音补充了她丈夫的话：“可是我们那笔钱还多亏了范盛司令，要不是他不忘旧情出面干预，保卫局才不把钱退还给我们哩。那我们如今还没法到这里来呢！”

听到接替自己工作的范盛竟能这样体恤民情，惩办腐败，阮越平实在有点感到意外。又一想，他把人都扫地出门了，少敲点竹杠又算什么善人！阮越平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关心地凝视着这个女人。只见她约摸四十上下的年纪，后脑勺上打着一个黑油油的发髻，一件灰色的无领衫裹着她有点发胖的身子。椭圆形的脸庞有一对高高的颧骨，深深的眼窝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仍不失她当年那种风韵。再加上厚厚的嘴唇，这一切十分清楚地表明，她是个地道的越南人。“范大司令既然对你们还有点旧情，为什么他还让保卫局把你们开除了呢？”也许是老王的爱人是越南人的缘故，阮越平对他们的这种遭遇就越发愤愤不平。咳，作为一个越南人，你可以罢他的官，开除他的党籍，不给他劳动的权利。可是黎笋啊黎笋，你们凭什么，连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祖国也不能让他们呆下去呢？

老王阴郁地说：“驱赶华侨的政策是黎笋他们定的，范司令能有什么办法！”

老王的话也不无道理，但是范盛如果真能体恤民情，也未必就无能为力。阮越平茫然地问老王：“那么，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回祖国！”老王深沉地说。

“回祖国，为什么不买直达中国凭祥的火车票，却在这里停呢？”阮越平疑惑地问。

妻子替丈夫作了回答：“我们买了通票，车开到这里不走了，他们说边界上要打仗，火车不能过去。”

“可是，运兵的火车却一列接一列地朝前开！”老王插了一句。

“那你们在这里怎么办？”阮越平看着他们身边四个疲惫不堪的孩子，同情地问。

“火车不走了，我们只有来个家庭行军往友谊关前进呗！”老王惨然地说。

“不走，我不走！”孩子哭丧着脸叫起来。

老王心里烦透了，不让孩子对他的决定说半个不字，伸手对着那个叫喊得最响的九岁男孩就是一巴掌：“你胡叫什么！”

孩子呜呜哭了起来，老王的妻子拉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不满地瞪了丈夫一眼：“有种你找黎笋去，干吗拿孩子出气！”

孩子受到了妈妈的支持，呜呜哇哇地哭得更伤心。

阮氏草听着这小弟弟的哭喊，鼻子也有点发酸，忙转过身四处寻觅点心铺子，想给他买几块糖果。可是站里站外除了横七竖八躺着、靠着的华侨之外，哪还有什么卖糖果的啊！

孩子的哭，使老王心里更烦了，他瞪着一双大眼，怒叱着：“别哭！”

阮越平也难以抑制自己复杂的感情，急忙拉了他一下，柔声颤抖地说：“别喊了，到我家去住住再说吧！”

老王感激地望着阮越平，脸上充满着痛苦的表情，摇摇头：“不！”

“怎么，怕我养不起你一家吗？”阮越平郑重地说，“咱们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乡下的地荒芜很多，只要咱们肯出力气，我看就饿不了肚子！”

老王感到老首长并没有明白自己的话意，便说：“司令同志，你的心意我很感激，可是我到你家去，人家能让我们安生地住下去吗？”

是啊，眼下，黎笋他们恨不得一下把全国的一百多万华侨都赶回中国去，哪还能让我这个“亲华分子”在家里再窝藏华侨呢？阮越平觉得自己想得太天真了，难过地对老王点点头，说：“走吧，你们走吧，我留不下你们。”说着，紧紧地拥抱了一下老王。

“老司令，你准备去哪里？”老王也紧紧地抱着阮越平的后背问道。

阮越平说：“过年啦，昨天去谅山什么也没买到，今天我想去买点年货，搞一瓶中国的三蛇酒。”

老王很清楚老司令每年都要请他的中国战友过来喝三蛇苦酒缅怀胡主席，畅叙中越过去的战斗情谊。这阵儿，要是搞不到三蛇酒，那可就成了他永生的憾事了！于是说道，“我听说范盛司令这几天到谅山来，就住在国际旅行社，你去那里看看他，顺便到里面的小卖部看一看，那里头倒是有什么酒都有。”

“嘿，范盛如今又是中央委员，又是堂堂的中将司令，他怎么还能认得我这号落泊的乡间隐士啊！”阮越平摆摆手，嘲讽地说。“不去，我不能去！”

老王意外地说：“范司令如今是官运亨通，可狗有恩主，人有良心。老司令你过去不是救过他的命吗！怎么，他对你还能……”

阮越平不愿多说，只是伸手拍拍老王的肩头，充满感情地说：“再见吧，请多保重！”

“老司令，请您也多保重！”老王不觉两眼模糊了。

阮越平拉着女儿转身来到了火车站的售票处，却见售票窗紧闭着，上面贴着的是车站的一纸通告：

通 告

近因连日阴雨，铁路路基需要检修，为旅客安全起见，各次列车暂停运行。

仰各周知

波山车站

×月×日

这又是一纸谎言，明明是拿铁路运兵，点燃战火，却还要说是为了旅客的安全。咳，这样低劣的行骗足见眼下政治的衰败。阮越平愤慨地走出了车站，拖着沉重的双腿，准备返回关湖屯。

“阿爸，咱们是不是上扣落山去采点野蘑菇，回去好给舅舅做个血冻^①吃！”阮氏草不愿这样空手而回，便给爸爸

① 越南群众爱吃的一种家庭食物。用猪或家禽的血拌合虾米或蘑菇等佐料做成。

提了个建议。

咳，一个堂堂的少将，过个年竟连一粒虾米、一片香菇都没有，还得上山去采野蘑菇，这实在太叫人寒心了。阮越平感到一阵酸楚，但他心里却很坦然，觉得自己的年过得越清淡，越说明自己和范盛和黎笋这伙人划清了界限。他拉着女儿的手，慨然地说：“对，过年了，咱们没好东西给你舅舅吃，就让他吃个素粽子，野蘑菇作佐料的血冻吧！”

他们离开了波山小镇，顶着淅淅沥沥的细雨，走上了一条通往扣落山的曲里拐弯的山径小道。大概阴雨绵绵的缘故吧，蒙蒙的山谷中，既看不到上山砍柴的樵夫，也不见雨中放牧的牧童，绵亘的山峦，此刻仿佛就只有阮越平父女两人。刚才王科长一家被逐的惨景不时地在阮越平眼前隐现着，他闷着头，只一股劲儿地朝上登。但对这样孤寂的山谷，阮氏草心里却不禁有点发怵。小女孩那种怯弱的心理，使她突然产生了种种可怕的预想，她紧紧地拽着父亲的手：“阿爸，山上现在有虎吗？”

“有什么虎？”阮越平只顾在想着心事，随便地答了一句。但他忽然觉得小女儿的手在微微地颤抖，忙侧过眼睛来瞄着孩子，见她两眼十分不安地在望着自己，不觉笑了，安慰道：“傻丫头，这里哪有老虎！”

阮氏草似乎稍稍地定下心来：“那天，公安到我们学校去讲，说扣落山上最近发现了一只老虎，要我们不要随便上山，免得叫老虎吃掉。刚才我把它忘了，才让你带我到山上来采野蘑菇！”